毛詩要義

要義卷第十

一不刺厲王而傷周室恨傷者刺外之有餘哀也其恨深於刺也瞻卬召旻皆云刺幽王大壞此不言刺厲王而云傷周室者幽王承宣王之後父善子惡指刺其身此則厲王以前周道未缺一代大法至此壞之故言傷

二穆公不敢斥王惡故託文王咨紂以刺之文王曰咨咨女殷商箋云厲王弭謗穆公朝廷

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
以切刺之正義曰穆公傷王之惡又不敢斥言
昔文王以紂政亂數嗟歎之故穆公假爲之辭
以責厲王言文王恨紂始言曰咨咨嗟乎汝殷
商之君汝爲人君當任用賢者何曾以是彊梁
禦善之人何曾以是掊好勝之人何曾任用
二者惡人使之在位執職事

三彊梁禦善掊好克服謂服政事

彊梁者任威使氣之貌禦善者見善事而抗禦

之是心不嚮善不從教化之人也自伐解棓好勝解克定本倍作棓棓即倍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己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己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釋詁云服事也且在服與在位對文故知服服政事

四 家父凡伯芮伯直言不諱蕩不斥言民勞亦穆公所作皆斥王惡此篇獨畏彊誇不斥言者民勞之詩汎論王惡欲王惠中國以綏

四方其惡非深不須假託湯則陳王凶暴將至滅亡號呼沈湎俾晝作夜其言既切故假文王至如家父作誦自著己名凡伯芮伯直言不諱者其人既異所作有殊

五殷商秉政彊禦多懟流言之人

毛以爲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秉執政事之臣宜用善人何爲不用善人反更信任彊禦衆懟爲惡之人爲流言以遂成其惡事者鄭唯流言以對爲異言此強禦衆懟爲惡之人作此流

贙 戊 𡬶 戊

言誇毁賢者若王問賢人則以此誇毁而對使王不得用之餘同

【六】包烋斂怨謂自矜氣健聚羣不逞

女包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包烋猶彭亨也箋云包烋自矜氣健之貌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正義曰包烋是人之形狀故言自矜莊氣健之貌與彭亨一也羣不逞襄十年左傳文逞快也謂志意不快好作怨禍者也

七 背無臣側無人無陪貳無卿士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背無臣側無人也箋云無臣無人謂賢者不用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無陪貳也無卿士也正義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卿士謂六卿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曰物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諸侯以上御爲貳則知天子陪貳唯三公也冢宰雖亦貳王治事當從卿士之列也

八 酒所以祭祀養賢天不湎爾以酒

酒誥注云飲酒齊色曰湎然則湎者顔色湎然齊一之辭故云天不同汝顔色亦謂湎爲同色也湎者人之所爲非天生之物聖人用酒所以祭祀養賢周公作戒使德將無醉是湎然而醉者人自爲之非天爲之也

九 内奰訓怒即巨靈奰屭之奰

内奰于中國覃及鬼方奰怒也不醉而怒曰奰鬼方遠方也箋云此言時人忕於惡雖有不醉猶好怒也西京賦云巨靈奰屭以流河曲則奰

者怒而自作氣之貌故為怒也

十 蜩即螗蛣蟧即蝘蛁亦蟬之別名

三輔以西為蜩梁宋以東謂蜩為蝘楚地謂之

螗蛣楚辭云螗蛣鳴兮啾啾是也陸璣云螗

一名蝘蛁字林蛁或作蟟也青徐人謂之螇螰

然則螗蝘亦蟬之別名耳

十一 無老成人而猶有典刑故可案用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箋云老成人謂若伊尹

伊陟臣扈之屬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案

抑 十二 武云抑 [illegible] 厲意 [illegible]

用也

二十 衛武公年九十五作抑之詩即懿

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而舍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如昭之言武公言耄始作抑詩案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為諸

侯之庶子耳未爲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
物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世乃作追刺之耳正
經美詩有後王時作以追美前王者則刺詩何
獨不可後王時作而追刺前王也詩之作者欲
以規諫前代之惡其人已往雖欲盡忠無所裨
益後世追刺欲何爲哉詩者人之詠歌情之發
憤見善欲論其功覩惡思言其失雨無正之篇
鄭爲流彘後事王既出居政不由己雖欲箴規
亦無所及此篇彼意不同雖文刺前朝實意在

嘗戒故誦習此言以自肅警侯包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其意亦取楚語爲説與韋昭小異

【十四】威儀可以知德今哲人而爲愚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抑抑密也隅廉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箋云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

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肖然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職主戾罪也箋云庶衆也衆人性無知以愚爲非言是其常也賢者而爲愚畏懼於罪也

十五

訏謨謂大謀定教命以時告民

毛以爲施教之法當豫大謀定其教命爲長遠之道而以時節告民施之王之朝廷又當敬慎其舉動威儀維與下民之爲法則也言王當如

此不得棄賢不用使民無所法也鄭唯以猶為正歲縣圖為異正月周之正月也吉謂朔日也太宰以象魏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今周礼縣於象魏使萬民觀焉周禮六官其存者五唯惟管春官無此事其餘皆有之唯所主異耳然春官是之主禮周公所制求為定法更不改張故不須再懸王之教命不過六典和之告之二時不同與謀定時告相合故以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布政教于邦國都鄙是也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

時告施之即正歲懸之象魏是也

十七 無淪胥戒羣臣相率引爲惡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淪率也箋云王自絶於天如泉水之流稍就虚竭無見率引爲惡皆與之以亡戒羣臣不中行者將并誅之及厲王之出周召共和是不與同惡則不誅

十八 質人民謹侯度用戒不虞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質成也不虞非度也箋云侯君也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肯趨公

事故又戒鄉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平女萬民之事慎女為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

十九 無曰苟且無捫持我舌而自恣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莫無捫持也箋由於逝往也女無輕易於教令無曰苟且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自聽恣也教令一往行於天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正義曰字書以捫為摸摸索是手持

二十 周以前朕為通言公羊法以漢法言

自周以前朕爲通言故皋陶曰朕言惠屈原曰
朕皇考是也秦始皇既平六國制天子之法號
爲皇帝自稱曰朕後代遂遵用之宣十二年公
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自稱曰朕以漢法言之也

二 屋漏西北隅箋云屋小帳漏隱

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
西北隅謂之屋漏期見也箋云相助顯明也諸
侯卿大夫助祭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
不慙媿於屋漏有神見人之爲也女無謂是幽

眛不明無見我者神見女矣屋小帳也漏隱也
禮祭於奧旣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厞隱之處
此祭之末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格
至也箋云矧况射厭也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
知况可於祭末而厭倦之乎
二十八 帷幕大帳幄小帳故鄭訓屋爲帳
天官幕人職掌帷幙幄帟注云幕以布幄帟以
繒爲之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道緇布裳帷素
錦以爲幄而行皆先言帷幕而後言幄則幄在

元本作此陋字下同

卅二

祭未設

饌西北

隅警

帷幕之內帷幕是大帳則幄為小帳也陋隱釋
言文禮之有帷幕皆於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室
內不張幕也幄則室內亦有之屋陋者室內處
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陋隱之處正謂西北隅
也言不媿屋陋則屋陋之處有神居之矣故言
祭時於屋陋有事之節礼祭人於奧中既畢尸去
乃改設饌食西北隅扉隱之處此祭末之時事
也特牲禮尸謖之後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
西北隅几在南扉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户降

屋漏有
神
音
宗子爲
殤無陽
厭孱子
宗子適
殤無陰
厭

注云扉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者遠人乎尸設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是其事也若然當闔戶牖則室中無人而云在室不媿屋漏者此是尸雖情非祭初即倦當有事屋漏之時乃始倦耳因當時屋漏有神而責其不媿非謂助祭之人在屋漏之處言在室者正謂在宗廟中耳爾雅孫炎解屋漏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非鄭義也案禮記曾子問云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鄭注云祭成人始設奠於奧是謂陰厭尸既

廿五

設奠於奧陰厭改饌西北隅陽厭

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是謂陽厭若宗子爲殤唯有陰厭若庶子適殤宗子適殤唯有陽厭案特牲士禮有陰厭陽厭又此詩不媿于屋漏則天子亦有陽厭以上下言之諸侯亦同唯上大夫無陽厭故儀禮少牢祭末不徹饌於西北隅鄭注云無陽厭者爲大夫當日賓尸故也

廿六

淑愼爾止傳引大學箋言容止

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女爲善則民爲善矣止至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

廿七石本童 玉篇詈王 后

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
交止於信僭差也箋云辟法也止容止也
廿七 童羊之無角今云而角實虹潰王
言童知是羊者童者未冠之名猶畜之無角其
文即云而角明此物之類有有角者有無角者
畜之如此者唯羊耳亡言童而角是無角而為有
角自用也虹潰釋言文上文說政事此言而角
以潰小子小子是王之稱此人特能潰之則是
專恣之人能亂朝政者也

一【九】 畢 公入爲 卿本在 畿內亦 言入

【八九】芮伯畿內諸侯世爲王卿士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正義曰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爲卿士故知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也書叙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國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在四都之畿內也顧命注芮伯入爲宗伯說

内而言入者入有二義若對畿内則畿外爲入
衛武公入相於周是也若對在朝無封爵者則
有國者亦爲入畢國亦在畿内顧命注亦云畢
公入爲司馬是也文元年左傳引此云周芮良
夫之詩曰大風有隧且周書有芮良夫之篇知
字良夫也

十三 捋采其劉謂毗劉爆樂樂即剝落
箋云桑之柔濡其葉菀然茂盛謂蠶始生時也
人庇陰其下者均得其所及已捋采之則葉爆

爆 本作音樂

爆 本作樂或作音同落作洛

爍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爆爍釋詁云毗劉爆爍也舍人曰毗劉爆爍之意也木枝葉稀疎不均爲爆爍郭璞曰謂樹木葉缺落蔭疎爆爍也劉曰葉之稀踈爆爍之意故云爆爍而稀也

乙卅 古塵塡字同故塡得爲久釋言云烝塵也孫炎曰烝物久之塵則塵爲久義古者塵塡字同故塡得爲久

二卅 具禍以燼是樵燭之餘以比民僅存

四牡騤騤旐是軍行之物亂生國滅是加兵之辭

故知此言軍旅久出征伐也燼是燋燭既然之
餘以比兵寇災害民之餘故云災餘曰燼言其
時之民得存性命者皆死亡之餘

卅三 靡所止疑音凝訓定

靡所止疑云徂何往疑定也箋云蔑猶輕也將
猶養也徂行也正義曰疑音凝凝者安靖之義
故為定也

卅四 念我土宇鄭謂念鄉土言憂世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

我生不
逢天
怒
僤厚

徂東靡所定處字居僤厚也箋云辰時也此士卒從軍久勞苦自傷之言正義曰毛以爲上言不知所往此言在役而憂我既不得還歸故皆懷憂其心殷殷然顧念我之鄉土居宅也既不得歸故自傷我之生也不得時節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居處居字所以居人故字爲居僤與亶音相近義亦同既是士卒自傷則念土宇者自念己之鄉土居宅也王肅云乃念天下居土之不安其意以爲詩人

慮念天下傳既無說箋意不然

[illegible]用賢可以無憂猶濯以救熱

告汝以憂天下之憂誨汝次序賢能之爵但能用賢人則無憂憂可矣所以然者誰能執火熱之物而去之不以水濯手者乎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以濯救熱喻以禮救亂也必賢人乃能行禮

[illegible]虐政逆於人心猶遡疾風而僾唈

毛以爲王不任賢政教暴虐此傷而戒之言王之爲政使人見之如彼觸於疾風之時亦甚可爲之唈然使人傷氣而不能息言王政之虐逆於人心之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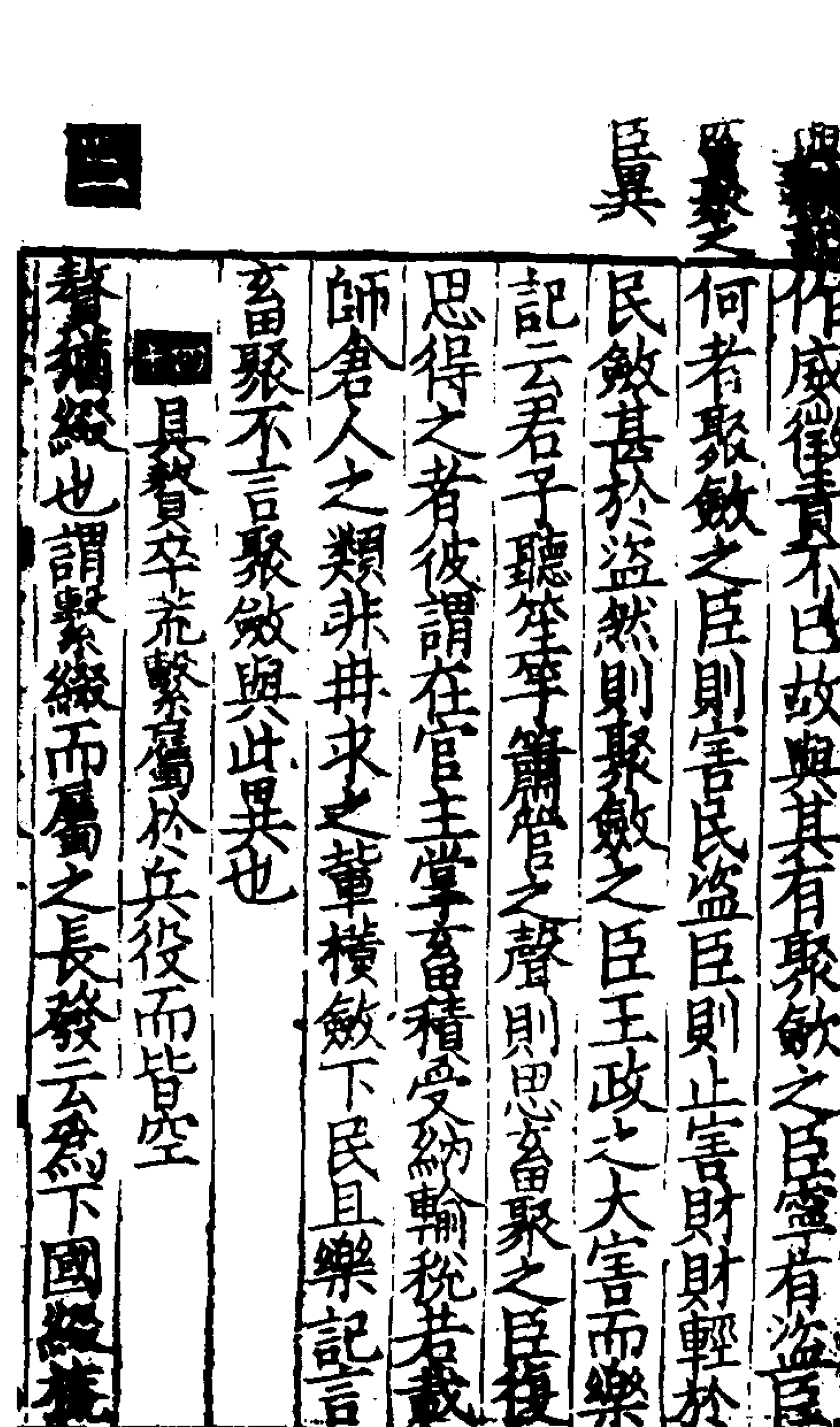
卅八 好是稼穡鄭云居家吝嗇與傳異

論語云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是孔子

卅九 聚斂甚於盜臣

大疾聚斂之臣也禮記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盜者避忌主人有時而竊聚斂則特公

臣異



作威徵責不已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何者聚斂之臣則害民盜臣則止害財財輕於民斂甚於盜然則聚斂之臣王政之大害而樂記云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獲思得之者彼謂在官主掌畜積受納輸稅若畿師倉人之類非冉求之輩橫斂下民且樂記言畜聚不言聚斂與此異也

十四

具贅卒荒繁屬於兵役而皆空

贅猶綴也謂繫綴而屬之長發云為下國綴旒

之子屬襄十六年公羊傳曰君若綴旒然是贅綴同也
老孟子曰大王屬其耆老書傳云贅其耆老是贅
作為屬漢書謂男子在婦家為贅壻亦此義也
贅【二四】考慎其相傳云美質箋云輔相
義毛以為上責王不任賢此言不能任意維此至
德順民之君為百姓民人之所瞻仰者乃執正
其心徧謀於衆又稽考誠信用其賢明之有美
質者以為臣鄭唯考誠其輔相之行為異餘同
傳謂相如金玉其相故以為質謂大賢之人有

義考者其考慎之義亦當與箋同

[illegible] 進無明君退迫罪役故云維谷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谷窮也箋云前無明君却迫罪役故窮也

四 誦言則眠臥如醉如魏文侯秦孝公

道聽之言即論語所謂道聽塗說者也貪人之職不能鑒遠闇淺近之言合其志意則應荅之見誦詩書之言非心所解則眠臥如醉樂記魏文侯自言端冕而聽古樂唯恐臥史記稱商鞅

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睡而弗聽甚是心所不悟如醉然也

反予來赫口距人謂之赫

旣之陰女反予來赫赫炙也箋云之往也口距人謂之赫我恐女見弋獲旣往覆陰女謂啓告之以患難也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

雲漢

毛詩要義卷第十八中　雲漢至烝民

一皇甫謐謂宣王旱五年無所據

宣王遭旱旱晚及旱年多少經傳無文皇甫謐以為宣王元年不藉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以為二年始旱積五年謐之此言無所憑據

二春秋例大夫稱字故知仍叔大夫

正義曰仍氏叔字春秋之例天子公卿稱爵大夫則稱字此言仍叔故知大夫也桓五年夏天

三 家氏 伯趙 氏世孟 或仍氏 世叔

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則春秋經也引之者證此仍叔是天子大夫也以史記考之桓之五年上距宣王之崩七十六年至其初則百餘年也未審此詩何時而作爲別人可也何則春秋之世晉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世稱字叔爲別人可也

四 望雲漢以天河水氣與雨爲類

此雲漢與大東天漢爲一故云天河也昭光釋詁文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漢是天河河

水光之精氣也望其候者謂望天之星辰及風
雲之氣冀見雨之徵候也惟言望雲漢者乂矣
河水氣與雨爲類覩天之水氣傷地之無雨
五 皇甫謐雖無據言薦饑必連年
故皇甫謐以爲旱積五年五年之言未知信否
要言饑饉薦臻必是連年不熟
六 凶荒索鬼神而祭故云靡神不舉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有一曰索鬼
神注云荒凶年也鄭司農云索鬼神者求廢祀

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也下傳亦云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是遭遇天災必當廣祭羣神神皆用牲祭之故言靡愛斯牲編祈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言無所愛於三牲也祭神又用玉器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皆是祭神所用故云禮神之圭璧已盡矣禮神之圭器自有多名言圭璧者爲其揔稱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

天災者有幣無牲禱祭法祭有用牲

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旣盡莊二十五年左傳
曰凡天災有幣無牲而此云靡愛斯牲者設文
之意各有所主彼因日食大水而發此言謂救
止天災告社之法不當用牲也至於水旱荐至
禱祀羣神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禳祈
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
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注云凡此以下皆祭
用少牢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是說祈禱之
祭用牲也又春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類

造禬禜攻說注云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是天災祈禱有用牲也

〈八〉奠置之地瘞埋之土亦互文

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箋云宮宗廟也爲旱故絜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禮與物皆謂爲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

其禮見燔其物也言瘞其物亦莫其禮也

九 旱不可推旨心動意懼如有雷霆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孑然遺失也箋云黎衆也旱既不可移去天下困於饑饉旨心動意懼兢兢業業然狀如有雷霆近發於上

十 先正謂百辟卿士雩祀者先祖謂文武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先正

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箋云百辟
卿士雩祀所及者今曾無肯助我憂旱先祖文
武又何爲施忍於我不使天雨

十 孔疏不莫知孟春祈穀孟冬祈來年

祈年孔疏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
明神宜無悔怒悔恨也箋云虞度也我祈豐年
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天曾不度知我心肅
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
此旱也正義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

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即以方是也

二十散無友紀謂君于臣鞫而疚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箋云人君以羣臣爲友散無其紀者凶年祿餼不足又無賞賜也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窮哉病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臣勞倦

也

三十 友邦友君子皆謂羣臣

尚書武王稱我友邦冢君抑云視爾友君子是人君謂羣臣爲友也君臣之義不可廢而云散無綱紀者由祿餼不足又無賞賜皆困於饑不能如常相紀領故謂之散非即分散去朝也

四十 何但求爲我身乃欲戾爾庶正

此衆官之長爵位已高體國情深助王憂雨於已職事不能安定今勸令助已亦所以安定其

崧高

身故云何但求爲我身乎乃欲安定汝衆官之長憂其職事

五十尹吉甫作詩美宣王襃賞申伯

崧高詩者周之卿士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厲王之亂天下不安今宣王興起先王之功使天下復得平定能建立邦國親愛諸侯而襃崇賞賜申國之伯焉

六十吉甫爲周卿士尹以官爲氏

六月言宣王北伐吉甫爲將禮軍將皆命卿也

此美申伯云維周之翰明亦身爲王官故言周之卿士也知非三公必兼六卿故舉卿士言之伊摯尹天下謂之伊尹洪範曰師尹惟日立政云三亳阪尹楚官多以尹爲號左傳稱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今吉甫以尹爲氏明其先嘗爲尹官而因氏焉故云尹官氏外傳有申呂王風云戍申故知申爲國名

七十 姜氏爲四伯主嶽祀甫申齊許皆其胄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崧高

凡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翰云降下也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胄

八十

五嶽之名一定不因歷代都邑而改

或以爲雜問志有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爲西
嶽周家定以嶽山爲西嶽不數嵩高知不然者
以宗伯亦是周禮而以華爲西岳安得至於司
樂即云華林西嶽也若必據己所都以定方嶽
則五嶽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恒山
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己所在改
嶽祀乎五嶽之名隨時變改則都之所在本無
方嶽尚書之注何云周處五岳之外乎雜問之
本首尾無次此言或有或無不可信也且釋

反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
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若五嶽之山每代一改
爾雅何當定此五者亦爲嶽名乎若然何知此
言嵩高非中嶽而以嵩爲高貌

【疏】堯賜禹姓姒氏夏祚四嶽國爲侯伯氏呂
周語説堯使禹治水四嶽佐之帝嘉禹德賜姓
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嶽國爲侯伯氏曰有呂此
一王四伯韋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謂四嶽也
爲四嶽伯故稱四伯是當堯之時姜氏爲四伯

二十

四岳內典王朝如周六卿外掌諸侯如牧伯

也周語唯云四嶽不言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言禮於神是掌禮之官舜命羣官使伯夷典禮則伯夷於堯之時巳掌禮也掌禮之官舜時爲秩宗於周則宗伯也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揔主諸神故掌四嶽之祀堯典注云堯之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皆死矣於時分四嶽置八伯四嶽四時之官主方嶽之事然則堯時四嶽內典王朝之職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故又

述諸侯之職然述職者述其所主之方耳其掌
四嶽之祀者則四嶽皆掌之由掌四嶽故獨得
四嶽之名伯夷所掌偏掌四嶽則此詩所言維
嶽降神亦揔謂四嶽故傳廣以四嶽解之明不
偏指一山言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者正謂
德當神意山神祐之使有賢子孫耳非言山氣
憑人以生之也何則神氣之所憑依不由先祖
掌祀與乙卯大跡不相類也

一𠀤禮官主嶽祀故特稱伯夷爲四嶽

身在王朝外治嶽事及掌天子巡守之事堯時姜姓爲之謂於四嶽之中而爲其一爲四嶽之一而獨得四嶽之名者雖同爲嶽官而又將主嶽祀故外傳史記特稱伯夷爲四嶽由主嶽祀故也

二九 春秋書姜氏散文以姓配氏

傳言姜氏箋言姜姓者姜實是姓對則氏姓有異散則以姓配氏春秋稱夫人姜氏是其事也

三六 齊許申呂是大姜之宗

周語稱大姜之姪逢伯陵爲殷之諸侯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是歷虞夏商而世有國土也周語云齊許申呂由大姜言此四國是大姜之宗故知皆其胄胄說文云胄胤也

【疏】鄭以甫侯即佐穆王者呂侯即甫侯

甫侯佐相穆王以王年老耄荒恐其重行刑罰故教訓王行夏時贖罰之刑功加百姓爲前世賢臣美此甫侯與申伯上世俱出於四嶽故連

山　記　詩異

言之尚書作呂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詩及禮記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燔詩書家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之故也此箋定以甫爲甫侯而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爲仲山甫者案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嶽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

大注 申伯先封申今往式南國改邑于謝

言申伯以賢入爲王之卿士則申伯先封於申

來仕王朝又言王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
邑於謝者蓋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爲州牧故改
邑於謝取其便且若申伯不先爲諸侯不得云
入爲卿士下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者言餘處
不如汝舊居之南方故還封之於南方言申伯
當是伯爵出封於謝當自理其國而已而云南
國是式則爲一州之牧故知改大其邑不同舊
時又解詩人言南國是式之意以其使爲侯伯
故云然

宣王時有申侯明此時已進爵

七九 侯與伯俱得爲州牧

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又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爲侯伯其策文云王曰叔父用州牧之禮是謂州牧爲侯伯此言侯伯亦謂爲州牧也旄丘箋云侯爲牧此申伯爵而得爲牧者侯伯七命伯亦得爲牧故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是侯之與伯俱得爲牧也

申伯雖舊是伯爵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爲侯史

記周本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彼申侯者
不過是此申伯子之與孫耳明此時得進爲侯
箋言改大其邑或亦褒進其爵矣
北九 封諸侯不必先築邑此獨先命召公定宅
封諸侯者當即使其人自定居處不必天子爲
築城邑然後遣之此宣王獨先命召公定申伯
徙居之宅以營築城之事築既了知已不得不
去則嚮國之意定也其容得不往營之者王乃
云召公爲司空主繕治案黍苗序云卿士不行

毛云庸城也鄭功也

召伯之職然則營築城邑召伯所立其事或如肅言

十三 命申伯作庸召伯徹其土田遷私人

毛以爲王既命召伯令申伯定其居又告申伯以將封之意王乃命諸申伯云我欲使汝爲法度於是南方之國今因是故謝邑之人以改作汝之國城也召公於時猶尚未發王又命召伯云汝往謝邑非徒營立申伯之居宅而已又當治理申伯國内土田使之正其井牧定其賦稅

也王於是又命傅御於王者治事之臣謂冢宰遷徙其申伯之私人謂申伯私家之臣在京師者遷之使從申伯共歸其國也鄭唯以作爾庸為異餘同

【一三】私人對王朝臣為公人謂不純臣

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為公人家臣為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此申伯雖是王之卿士亦是不得純臣故稱私人也王又命使還其私人告又令其人使之裝

載耳其遷徙與申伯同行也

二 召伯營寢廟定其人神所處

獨言寢廟者主言定其人神所處故也寢人所處廟神亦有寢但此宜據人神不應獨言廟事故以為人寢也

三 申伯異姓得賜樊纓以命為侯伯

鉤者馬婁頷之鉤是器物之名膺者直是馬之膺前非是器物以鉤類之明言膺者謂膺上有飾故取春官巾車之文以足之謂膺有樊纓也

爾雅圭大二尺五寸曰介大如

三五

案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
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
四三 傳以介圭寶瑞箋謂瑞圭自九寸而下
此賜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
王肅云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
朝天子是也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介長大
一也引之而變其文也長尺二寸則非諸侯所
當執又寶者居守之辭非瑞信之語故云非諸
侯之圭故以爲寶又言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

長樂文

往近王舅近巳也箋云釋如彼記之子朱注叔

下明其無尺二寸不得稱介示已所以易傳史

意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

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

公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爲長

【六三】往近王舅近讀如彼記之子之記

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巳以爲辭

也近得爲巳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記之

巳也

【七三】厲后監妻無子姜氏生宣王

鄭意厲王之后曰豔妻而得申伯爲王舅蓋豔妻無子姜氏生宣王

【八三】信邁誠歸申伯始不欲去至是實行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郿地名箋云邁行也申伯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云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箋云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正義曰申伯初意不欲離王王告語復重心開意解申伯

粻謂豫　備委積　得疾至　四十　自鎬至　申塗不　經郿蓋　自岐遣

於是信實欲行王乃以酒餞之於郿申伯乃旋反而南行此南方謝國申伯於是誠實歸之矣言其不得顧戀也又言先者申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土界所至之疆境又以峙具其粻食謂自京至國在道所須今皆豫備委積用是以速其申伯之行由在道無所闕之故得疾至言王厚申伯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解其得餞郿之意時宣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餞之

四 謝于誠 歸心誠 歸于謝 語倒

於郿也江漢箋云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以有先祖之靈故時省之言省者王自須省視非爲申伯故往江漢言于周受命是爲召公故往是以經云于周與此異也王先在岐得召公之報知營謝已訖召申伯於鎬至岐周而命之也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於鎬而後適申故云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正是誠心歸於謝國古人之語多倒

四 番番勇武嘽嘽喜樂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

【五】吉甫自言肆好美申伯即美宣王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之誦也肆長也贈增也箋云碩大也吉甫爲此誦也言其詩之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正義曰吉甫作詩自述云其甚美者

欲使前人聽受其言故美大以入之令以爲
者令使申伯常歌樂此詩以自規戒也如此言
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伯有德王能建之
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爲宣王詩也

【四】畿内無侯爵而傳言樊侯

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爲樊國之君
也韋昭云食菜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説晉文
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内
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内之國稱侯男者天子

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
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
五四 龍出納朕命山甫出納王命異
傳喉舌冢宰正義曰上句云式是百辟與百君
爲法則王朝上卿故爲冢宰舜命龍作納言云
出納朕命彼特立納言之官以其典王命出入
即今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異出從於王
故爲王口所自言納自外來故爲時之所宜復
於王復白也大宰職曰王視治朝則賛聽治注云治

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
焉是出王命也又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
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注云平其事來至
者之功狀而奏白王是納王命也宰夫掌諸臣之
復注云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朝廷奏事

圖六 明曉善惡辨知是非爲明哲

旣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擇安
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

圖七 仁之爲器重而云德輶如毛

表記稱仁之爲器也重其爲道也遠舉者莫能
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則德當重矣而云輕如毛
者若論德所施行實爲重大若言在人身體則
於人不重故爲輕也言如毛者舉輕物以喻其
輕之甚耳其實輕於毛也故中庸引此乃云毛
猶有倫是怪其所比爲重也舉者提持之言旣
以重輕爲喻故以舉言之

〔四八〕大喪之冕雖尊衮乃行禮正衣

服之中有衮冕者是人君之上服故舉衮以

不言王　而言衮　猶律謂　乘輿

表君也若然天子以大裘之冕爲尊故覲禮謂
衮冕爲裨冕而言上服者以大裘之冕無旒事
天乃服以示質耳非與人君行禮之正衣故以
衮爲上也不言王而言衮不敢指斥而言猶律
謂天子爲乘輿也

十五　山甫適齊述卿士之職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言
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捷言樂事也箋云祖
者將行犯軷之祭也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

仲山甫城彼東方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
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
臨甾也正義曰既受王命將欲適齊出於國門
而為祖道之祭正陳車騎而人觀之見其所乘
之駟牡業業然動而高大所從衆人之行夫捷
捷然敏而樂事仲山甫為王之卿士職當眺省
諸侯言此出行者述其卿士之職也

【一五】齊居逼隘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

解王命城齊之意由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

傳謂齊蓋去薄姑遷臨菑與史記異

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時齊居遭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既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云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雖言蓋爲疑辭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朱文公云蓋徙於夷王之時而至是始備其城郭之守與

五章 吉甫作誦慰仲山甫述職之勞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清
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箋云穆和也吉甫作此
工歌之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之養萬物然
仲山甫述職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其心

韓奕

一 韓姬姓之國後爲晉滅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鎮祈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

二京兆馮翊扶風爲三輔加左右字乃官名以其韓國之奕故謂其篇爲韓奕也又辨其處云今在左馮翊郡夏陽縣之西北也漢於長安畿內立三郡謂之三輔京兆在中馮翊在東扶風在西外郡之長謂之太守此三輔者謂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左右猶外郡之名太守也計此止須言馮翊耳不須言左但漢書稱馮翊扶風之人皆并言左右故鄭亦連言左范曄後漢書始於馮翊扶風之人不言左右耳以前皆

時 翟 晉 韓

并言左右服虔左傳解誼云右扶風賈君是也

三 韓是武王之子食邑韓因爲氏

襄二十九年左傳說晉滅諸國云霍揚韓魏皆姬姓之國後爲晉所滅也此韓是武王之子以卒章之傳已言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故直辨其姬姓也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謂食邑於韓以韓爲氏也桓三年左傳云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服虔云韓萬晉大夫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晉爲大夫以韓爲氏也襄昭之間有

罔

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韓萬之後也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爲侯伯武公之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爲方伯之時滅之也故韋昭云近宣王時命韓侯爲侯伯其後爲晉所滅以爲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爲韓萬則其亡在平王時也幽王九年以下皆鄭語文證幽王時韓猶在也

五 先言禹甸謂厲亂後韓復禹功

信南山維禹甸之下云曾孫田之美成王能復禹之功然則此維禹甸之之下又云有倬其道

亦美韓侯復禹之功也禹能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其貢賦於天子今韓侯居禹所治之地脩理其田供其貢賦於天子禹定其制韓侯奉行以此為復禹之功也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謂諸侯不修臣職不貢賦也今有倬然著明之道復禹之功謂韓侯修臣職奉貢賦也

六 王錫韓侯車服之物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淑善也交龍為旂綏

[illegible]又誰 [illegible]又郭 苦弘反 淺又弘反 音泓 又胡肱反 幭莫歷反 [illegible]音 嬖於葉反

大綏也錯衡文衡也鏤錫有金鏤其鍚也鞹革也鞃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戹烏蠋也箋云王爲韓侯以常職來朝享之故故多錫以厚之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簟茀漆簟以爲車蔽今之藩也鉤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鞗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

七 諸侯四時之朝經無正文先儒說異

下云奄受北國則韓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覲

要者諸侯之朝天子四方時節其文不明說周
禮者賈逵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
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
時助祭也馬融以爲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
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
正文故先儒爲此二說鄭於大宗伯注云六服
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
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二注並言分來則是
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爲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

諸侯其在北方為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覲
也若然明堂位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似東
方諸侯皆朝春者正以彼記魯之祭禮云夏礿
秋嘗冬烝獨無春祀明為朝于闕之故云朝必
以春魯在東方尤為東偏蓋亦分之使春朝故
常闕春祭也

〈八〉朝覲之禮既以朝禮見又以享禮見
箋以經再云入覲故分之為二韓侯入覲為行
覲禮入覲于王為行享禮行享而云介圭則圭

奉爲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注云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是朝覲之禮既以朝禮見又以享禮見

九 淑旂旂之善綴有采章簟席爲茀蔽

旂雖同畫交龍而爲之有惡有善故曰善旂旂之善者以此經所陳其事各別若綏是大綏則共旂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應重出其文故易傳以綏爲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謂執君之乘

車僕者負良綏注云良綏君綏是也此綏是升
車之索當以采絲爲之故云綏章謂有采章也
莽者車之蔽簟者席之名言簟茀正是用席爲
蔽而知漆簟以爲車蔽者以巾車云云

十

覲後反國必祖尊其所往去如始行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屠地
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箋云祖將去而犯軷也
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
祖於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顯父周

之公卿也餞送之故有酒

二十路車可以賜臣卿大夫亦得稱路

於酒殽之下始言其贈維何則是王使人至餞飲之處贈之故曰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采菽及此言乘馬路車皆以賜諸侯故知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又巾車五路止云以封諸侯不以賜人臣其卿大夫以下則謂之服車是人君謂之路車也箴膏肓引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言大夫亦

得爲路車者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大夫亦得稱路耳於卿大夫亦未有乘馬路車并言之者故知唯於人君言此

二十 汾王之甥蹶父之子言尊貴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汾大也蹶父卿士也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illegible]子爲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

三十 以厲王爲汾王猶莒郊公黎比公等

左傳稱王流于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以其久在汾地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亦以所居之地而號之也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有黎比公箋先言郊公者以其文早令與莒相配使黎比蒙莒文也莒在東夷不爲君謚每世皆以地號公此外猶有茲丕公著丘公之等以二者足以明義不復徧引之

傳以汾王爲大王意亦爲厲王

毛傳以汾王爲大王其意亦爲厲王之甥此無其文正經稱汾王是指他王也若是宣王之甥當如上篇言王元舅不宜別言王號故知非宣王之甥宣王之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爲厲王

五十 衆妾之名有姪有娣有媵媵又有姪娣祈祁如雲是行動之貌故以爲徐靚也莊十九年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諸

侯一娶九女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之事也衆
妾之名有姪有娣有媵媵又自有姪娣其名不
盡爲娣而言諸娣衆妾者箋云獨言娣者舉其
貴以衆妾之中娣爲最貴故舉娣以言衆妾

六十 因時百蠻長是蠻服鄭云時節其往來

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
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箋云韓侯先
祖有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爲韓侯居韓城爲侯
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

可長此 言侯伯 長之

往來皐陶謨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下曲礼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云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然則蠻夷之内自有長牧以領之而此又言中國之侯伯長之者夷中雖自有長而國在九州之外來則由於中國其時節早晚執贄多少之宜皆請於所近州牧由之而後至京以涨專屬故云因時以其統之故稱長也

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声

追如字又都回反追貊是二種之大名

有猶一卷末

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令此方謊所爲不宜爲實故轉爲寔訓之爲是也趙魏之東實寔同声鄭以時事驗之也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

十九　州牧擇賢不必繼世

厲王之時斬伐四國韓之所部又近於北夷明有絕滅者也故美韓侯能築城修壑治田收斂使如故常也若然州牧擇州中賢者爲之不必繼世爲牧韓之先祖自繼他國當自爲之而得

有絶
者
江漢

使諸侯絶滅者以夷厲之時天子不明亦無賢伯公羊傳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是也

一六 召虎平淮夷虎穆公是康公十六世孫

正義曰江漢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後能興起此衰撥治此亂於時淮水之上有夷不服王命其臣召公爲將使將兵而往平定淮夷故美之也經言召公皆召康公也嫌此亦爲康公故辨之經云王命召虎是名虎也於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

廿二 淮夷東國在淮浦而爲夷行

禹貢導淮自桐柏東入于海其傍之民不盡爲夷故辨之云淮夷東國在淮之厓浦而爲東夷之行者也知在東國者禹貢徐州淮夷蠙珠則夷在徐州也春秋時淮夷病杞齊桓公東會於淮以謀之左傳謂之東略是淮夷在東國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而淮夷爲國號其君之名姓則書傳無文

廿三 既受命將在江漢之上蓋今廬江左右

七四 淮之南 北皆有 夷 六五 淮夷來 求古人 之語多 倒

禹貢嶓冢導漾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州之境也下云江漢之滸王命召虎故知宣王於是水上命將帥也并云遣士者明武夫之文兼有將帥也宣王不於京師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也淮在江北相去絶遠夷在淮上兵當適淮而云順流下者命將在江漢之上蓋

臣記載
勅海趙
氏江漢
辨

廬江左右江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北行嚮之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淮夷來求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

廿六 鄭云使傳遽告功猶後世乘驛

玉藻云士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也告成于王箋䟽

七六

匪疚匪棘齊威公皆反是

僖四年左傳稱桓公率諸侯伐楚楚既與齊盟齊將還師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欲詐之使出於東方是齊桓之兵病害人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躁之為已蹙矣何休云躁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桓殺傷過多甚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躁切之也

八六 述康公之功以勉虎故曰召公是似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旬徧也召公召康公也箋云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勞於徧疆理衆國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爲之楨幹之臣以正天下爲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似嗣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箋云戎猶女也女無自減損曰我小

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今謀
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福慶也王
爲虎之志大謙故進之云爾
廿九 鬯在彝詩書左傳云卣謂賜時
案春官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
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
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
十三 召本采地穆非出封此是益之土田
禮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

故云諸侯有大功德則賜之名山土田附庸按

召本岐山之賜采地之名且爲畿內之國書傳

無召穆出封之文則益之土田大於故耳未成

爲大國也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即

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字

【二十】于周受命以岐周有先王別廟

時實周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召祖

之故地在岐周故知周爲岐周也虎祖康公在

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

之等故往岐周命之孫統云賜爵祿必於大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爲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别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子之地故因留其廟爲别廟焉

箋云 王以康公命虎虎以康公之辭答王

毛以爲上既受賜今復謝之言虎拜而稽首遂稱揚王之德美乃作其先祖召康公對王命成

壽之辭曰使天子得萬年之壽宣王以康公受命之法命召虎故虎亦以康公荅王之辭荅宣王也鄭唯對爲荅爲異餘同

【三四】宣王末年德衰故因以常德爲戒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宣王末年德衰此云有常德者是謂當時所行之德可以爲常非言宣王終始有常故因以爲戒

【三五】毛意並命南仲皇父於廟故太祖之文處中

毛以爲今有赫赫然顯盛明明然昭察者宣王也所以爲盛察者以王令命用卿士南仲者於王太祖之廟使之爲元帥親兵又命爲太師之公者皇父使之監撫軍衆既使此二人爲將爲監乃告之云當整齊我六軍之衆以治我甲兵之事鄭以南仲爲皇父遠祖此命皇父一人而已言王命卿士以南仲爲太祖者太師三公皇父也毛蓋見其文須故以爲二人南仲卿士文在太祖之上是先爲卿士今命以爲大將太師

鄭以南仲為太師皇父之太祖

皇父在太祖之下則於太祖之廟始命以為太師其實皆在太祖之廟並命之故太祖之文處其中也南仲為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也皇父新為太師未知於舊何官也正以二文不同知皇父新命之耳下章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此二人亦當尹氏命之矣此言太師下言尹氏互相足也太師三公之官則是尊於卿士先言王命南仲以南仲為上將皇父為監以皇父不親兵故將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軍

孫毓命將皆於祈廟非命於太祖

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兵也箋以王命卿
士以爲大將皆當命一人爲元帥不應並命二
人故以爲止命皇父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
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太祖故
本言之命皇父爲將必遠本其祖也因其有稱
積世之功尤欲使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
則皇父爲卿士矣太師三公之名復言太師皇
父一人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必易
傳者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

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太祖之廟
者文經言南仲太祖明以南仲爲太祖非命於
太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
今有之箋義爲長
入卅 諸侯三軍有中左右天子六軍亦各二
左傳稱晉作諸軍常以中軍之將爲元帥元帥
是其尊也諸侯三軍分爲左右可得有中軍焉
天子六軍而得有中軍者亦當分之爲二中與
左右各二軍也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

王伐鄭左傳曰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天子之軍分爲左右之事

王命內史尹氏爲策書以命程伯休父

毛以爲上命將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夫尹氏汝當爲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謂命之爲大司馬之卿也即言所命之者參軍出之時使此司馬令其士衆左右陳列而爲行稱王之命戒勑我六軍之師旅徃循行淮之浦厓省視此徐之國土有叛逆者從而討之又當

預告徐土之人我兵之來也不久留巢不停厭直誅爾叛逆之君爲汝立三有事之臣使就其事業當即還師勿驚怖也鄭唯三事就緒謂三農之事皆就業爲異餘同

一四 程國伯爵休父名重黎氏後

楚語云重黎氏世叙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爲大司馬也案父宜是字而昭以爲名未能

審之

【箋】以三事爲原隰平地之三農以誅君平民使之就業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之事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農謂此也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兩無正云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爲公卿至於此言民就農業唯至以爲三卿故易傳也

【四】繹訓陳騷訓動箋改繹爲驛

繹陳騷動也箋云繹當作驛王之軍行其貌
赫業業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
憚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
敎遊也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
以相恐動

四 王至淮浦進虎臣執醜虜

毛以為既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
其狀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嚴
威之可懼也即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虓

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濆崖之上旣
而執其衆所降服之虜既敗其根本又窮其枝
葉因復使人治彼淮浦之傍有罪之國皆執而
送之來就王師之所而聽誓言盡得其支黨也
鄭唯以敦爲屯爲異餘同
【四五】王旅有六如緜緜翼翼靚且敬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
之流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摯如翰苞本也箋云
嘽嘽閒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

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本以
喻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緜緜翼翼
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緜緜靚也翼翼敬也濯大
也箋云王兵安靚且皆敬其勢不可測度不可
攻勝既服淮浦矣今又以大征徐國言必勝也

四六静如山苞動如川流盛大如江漢

兵法有動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
可禦止故以川喻如川之流取流爲喻江漢不
取流取其盛大

〔四七〕王猶允塞謂謀慮信實箋以猶爲尚

毛以爲王師既盛如此又王之謀慮信而誠實用兵有常伐當其罪故兵未陣而徐方既已自來告服箋以徐方畏威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故致故易傳以猶爲尚兵法臨敵設權王尚守信自實所以爲美也不言對戰執虜故知兵未陣徐國已來告服

〔四八〕侯伯入王朝則爲卿云大夫亦卿

凡國伯爵禮侯伯之入王朝則爲卿故校箋以

凡伯爲鄉士此言大夫者大夫鄉之總稱也所
引春秋者隱七年經也引之者證天子之臣有
凡伯也凡國伯爵精世稱之不謂與此爲一人
矣

十

靡室　[四九]幽王九年王室始騷見鄭語

鄭語稱幽王九年王室始騷此言不安已久蓋

立科　九年已後世瘵病夷常釋詁文彼夷作彝音

罪若設　義同罟罪非罪名而云罪罟故知設罪以爲罟

網然　謂多立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

鄭以成城傾城陰陽異然亦有相反者箋以其有城郭之嫌故云城猶國也箋以丈夫陽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陰靜故多謀慮則亂國由陰陽不等動靜事異故俱多謀慮而成傾有殊也若然謀慮苟當則婦人亦成國任姒是也謀慮理乖雖丈夫亦傾城宰嚭無極是也然則成敗在於是非得失不由動靜而云陰陽不同者於時襃姒用事干預朝政其意言襃姒有智唯欲身求代后子圖奪宗非有益國之

讒勸王不使聽用非言婦人有智皆將亂邦也

二五婦寺婦之侍御者故寺訓近

傳寺近正義曰寺即侍御者必近其傍故以寺爲近

三五君子而識賈物婦人而休蠶織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箋云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絍

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爲非宜亦猶是也

【疏】蠶爲龍精故蠶室近川取氣勢

蠶室必近川者夏官馬質注引蠶書云蠶爲龍精然則以龍是水物故近川爲之取其氣勢

【注】蠶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

築宮謂築蠶宮之浣牆也七尺曰仞仞言仞有三尺則蠶宮之牆高一丈矣尚書夏傳文與此略同云築宮有三尺者其文誤也故彼注云宮當爲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

蠶宮高一丈禮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仞變文直云宮有三尺宮下當脫仞字也雉者城墻之度故鄭計雉之數以推之又引禮記以證之復言七尺曰仞是仞有三尺乃充一雉之度明其宮不得高丈三矣彼注或云蠶宮高一丈三尺者衍三尺二字也棘牆謂牆上布棘以禁人之踰起不以禦寇故外閉之

六五 檻泉之深喻己憂之久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

我先不自我後箋云檻泉正出涌出也觱沸其貌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己憂所從來久也惡政不先已不後己怪何故正當之

【五七】首言旻天末及召公錯綜名篇

首章云旻天疾威卒章云有如召公雖有召旻之字而文不次作者錯綜以名篇故敘特解經之旻天自由天之閔下以旻爲天名此敘轉爲閔箋訓爲病則與旻天之義其意小乖

【五八】旻天疾威召旻小旻文蕩三箋各異

箋以此詩刺王大壞而承以饑饉流亡明是王
使之然於文勢非言上天故以天為斥王旻天
亦斥王也故箋即言幽王之為政急行暴虐之
法厚下喪亂之教以幽王文摠二事是經之二
天皆斥王也小旻又云旻天疾威文與此同彼箋
云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則以天
為上天疾為疾疾恐而此不然者以此下云天降
罪罟承以蟊賊內訌是人自潰亂非上天降之
文與下相類故知疾威降喪亦是王自行之非

天疾王兆天降之也小旻之文連鋪於下土布
政下土是王之所為明天以是故疾惡於王觀
文而說故與此異蕩之疾威與此不同義亦然
也

九丁 昏椓傳云昏夭箋云皆奄人

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椓天椓也潰
潰亂也靖謀夷平也箋云昏椓皆奄人也昏其
官名也椓椓毀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
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維邪是行皆

謀夷滅王之國正義曰傳意亦以椓爲去陰但以正月云夭夭是椓夭謂夭殺椓謂椓破夭椓文連故并舉其類以曉人潰潰昏亂之意故爲亂也靖謀釋詁文夷平易也俱訓爲易是夷得爲平謂平殄而滅之昏椓二者皆奄人也天官閽人注云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是昏其官名也椓椓毀陰者謂犯淫罪而刑之也書傳曰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宮秋官司刑注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此椓毀其陰即割勢

本十　閽用　墨囂　箋奄　人宮　寺內

是也謂之奄者天官酒人注云奄精氣閉藏者
引月令其器閎以奄是由割去其勢精氣閉藏
故謂之奄人也若然秋官掌戮云墨者使守門
閽人之注引掌戮之文則閽人乃是墨者非奄
人矣而此箋以昏爲奄者案周禮序官閽人上
有內小臣下有寺人內小臣之與寺人皆是奄
人爲之閽人與之爲類官居其閒明亦奄人也
閽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囿遊亦如之注云囿禁
苑也遊離宮也然則王宮之與囿遊所守門者

其官皆曰閽人是閽之用人非獨奄也掌戮云
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則墨刖皆
亦為閽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
其外門則用墨耳閽人職曰掌守王宮之中門
之禁注云中門於外內為中天子五門雉門為
中門是雉門以內用奄庫門以外用墨其囿則
用刖也官與寺人為類主以奄者為名月令仲
冬命奄尹審門閭謹房室是門房之守皆奄為
之故知閽是奄人之官名也奄者防守門閭親

近人主凡庸之君闇於善惡以其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牀第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因惑愚主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作故詩人責王遠賢者而近刑奄之人也原其本心不欲滅國但所謀不當滅國之道也故謂之謀滅王國也

草本昔

苂本

五六

一六 蟊賊內訌傳訌訓潰箋訓爭訟
以訌字從言故知訌者是爭訟相陷入之言由
爭訟相陷故至潰敗故爾雅以訌為潰
二六 我位孔貶言甚隊
我位孔貶貶隊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
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
四六 皋皋頑不知道訿訿窳不共事
釋訓云皋皋琄琄刺素食也舍人曰皋皋不治
之貌其氏曰無德而空食祿也無德不治而空

[illegible]當卧 [illegible]訓 [illegible]從宀

食祿是碩不知道也釋訓又云侖侖訿訿莫供職也是訿訿爲窳不供其職也說文云窳嬾也苗木皆豎立唯瓜瓠之屬卧而不起似若嬾人常卧室故字從宀 音眠

六 如彼棲苴謂草木之枯槁者

如樹上之棲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苴也此經再云如者言如旱草草又如苴見其枯槁之極喻王無恩之甚也

【六七】昔之富不如時今之疚不如茲

維昔之富不如時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箋云富福也時今時也維今之疚不如茲今則病賢也箋云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

【六八】彼疏斯粺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

言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者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

之得此數也言此明糲麤於粺故為䟽也

九六池竭自頻泉竭自中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濵厓猶外也自由也池水之益由外灌焉今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也喻王猶池也其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泉水從中以益者也箋云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則竭喻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

【十七】池者穿地自外引水爲之

人見池水之竭盡矣豈不言云由其外之濵厓

無水以益故也池者穿地引水家語曰池水之

大魚鱉生焉萑葦長焉雖知其非泉也是池由

自外引水而爲之

【一七】箋頻當作濵水厓猶外也

箋頻當至益之正義曰以水厓之濵其字不應

作頻故破之也傳作頻者蓋以古多假借或通

用

〈七〉日辟國蹙國百里其甚言之

正義曰言日闢日蹙甚言之耳不得一日之間便有百里之校於蹙國之上不言無賢臣者以不尚有舊事見於下

〈七〉貓似虎淺毛爾雅虎竊毛曰甝貓

有貓有虎傳貓似虎淺毛者也如字又武交反本又作苗音同爾雅云虎竊毛曰甝貓甝仕板反韓奕

毛詩要義卷十八下